

第一章 神祕的救命恩公

大齊建元二十七年春，汴京城的權貴們都在可惜一位姑娘。

說這望門沈氏大房的獨女，生得仙姿玉貌又才情橫溢，還有個爵至國公的爹，受封鎮國長公主的娘，本該是事事順遂的如意命，卻被指了門倒楣婚事，許給了邊關那雙腿殘疾的霍家二郎，且這指婚人，正是再尊貴的英國公與鎮國長公主都無法忤逆的當今聖上。

至於指婚的緣由，滿朝皆知，便是霍家次子早年閒來無事，在邊關的風水寶地栽了一片樹林，經年後大樹參天，恰巧抵擋了今年孟春西羌族騎兵的入侵，因此論功受賞。

種樹種出個天仙媳婦兒，那霍二郎羨煞旁人，倒是可憐正當韶華的沈千金，做了沈家十五年的掌上嬌珠，往後便要到荒涼之地喝西北風了。

只是眾人同情歸同情，至多也不過關起房門暗自嗟歎，塵埃既定，皇命難違，撥開天窗還得亮著眼說瞎話，拱手向英國公道一聲「恭喜恭喜」。

難為英國公堆了滿面笑容，臉上每一道褶子卻都分明寫著——王八念經，你爹不聽！

不怪素來好脾氣的國公爺在褶子裡這樣動粗，倘使霍二郎單是個殘廢，沈家也認了，可那霍氏是什麼人家？

是二十七年前赤膽忠肝地效忠前朝末帝，與當今聖上兵戈相向的虎狼將門！

聖上當年心慈留了霍氏滿門也就罷了，如今又是為哪般？

兩個孩子，一個流著新朝的血，一個背著前朝的債，哪怕霍氏駐邊多年，被西北的黃沙磨平了反骨，這也絕不是樁好姻緣。

眼看四月十七婚期將近，國公府屋漏偏逢連夜雨——沈千金失蹤了。

接下聖旨後，沈令綦連著幾日閉門謝客，悶悶不樂。

這一天，英國公思忖著帶她去城外桃花谷散心，哪知他不過疏忽片刻女兒就不見了。

與沈令綦一道消失的還有她的貼身婢女，以及恰巧路過桃花谷的，她的姑表哥薛玠。

薛玠與沈令綦自幼相識，原也是英國公相中的良婿，他因此疑心，這小子所謂的路過並非當真恰巧，而是與他家閨女籌謀著私奔了。

所以起初，沈家沒有聲張此事，只和薛家悄悄派了人手去尋，不料黃昏時分竟找到沈令綦婢女的屍首，而薛玠卻好端端地回家，一頭霧水地說，絕沒有做出那等大逆不道的行徑。

這下可急壞英國公了，由於事態嚴峻，甚至驚動了聖上，忙派禁軍出動，四處搜尋，臨近二更才終於在城外深山的山洞找到血濺滿襟、昏迷不醒的沈令綦，將她送回了國公府。

英國公初見女兒情狀，差點嚇厥了過去，但仔細察看才發現，那淋漓的血只是沾濕了她的衣裙，並非從她身上而來。

醫士替她診過脈，說她身上僅僅幾處輕微擦傷，昏睡是受驚發燒所致，不久就會

醒轉。

英國公這才鬆了口氣，安心聆聽長公主趙氏的教誨去了。

可事情的來龍去脈還沒查清楚，趙眉蘭又哪有心情數落弄丟女兒的丈夫？她眉頭緊蹙地坐在沈令綦榻前，好一會兒才吭聲，「那大氅是誰的？」

英國公沈學嶸垂著腦袋，訥訥地站在一旁，聞言，順著她的目光望向衣架上那件血跡斑斑的玄色氅衣，神情同樣有些費解，「禁軍找到殷殷時，這件披氅正蓋在她身上。」殷殷是沈令綦的小字。

然而沈令綦今日只穿了一身襖裙出去，再說看這氅衣的大小與式樣，也不像是姑娘家的衣物。

趙眉蘭面色轉冷，拿起大氅細看，見衣角處繡了一個疑似家族徽記的金色圖樣，一隻矯翼之虎。再擱到燈下一照，繡線在燭火下金光熠熠，泥塵難掩其色，看來不似凡品。

她皺起眉問：「這徽記是哪家的？」

沈學嶸搖頭示意不知。

可看這上乘的繡線與繡工，非高門貴族不能出，而「虎」又多半意指將門，但以兩人這等身分，以及歷經兩朝的廣博見聞，竟都不認得這個徽記，這可就奇了。沈學嶸說：「等殷殷醒來，問問她就是。」

趙眉蘭點點頭，疊攏大氅時卻覺指下觸感有異，氅衣內側似乎縫了個暗層，她往裡一摸，從暗層中取出一塊絹帕，展開一瞧，不由大驚失色。

沈令綦作了一宿的渾夢，在晨光熹微之際醒轉過來，頭昏腦脹得險些不知身在何方。

昨日她與阿爹到桃花谷不久，薛家的僕役悄悄遞話給她的貼身婢女，說薛玠有要事與她相商，約她私下一見。

她與這個表哥向來親近，便依言支開阿爹與隨從，只留了一名婢女在身邊便前去赴約。

到了谷中偏僻一角，才知他是為她婚事而來，說有一計策可拖延她的婚期，只要她點頭，他即刻開始計畫。

沈令綦雖不喜這樁婚事，卻害怕觸怒聖上，牽累兩邊家族，當場回絕了薛玠，也因此與他不歡而散。

薛玠一氣之下獨自奔馬離去，她則在返程中遭遇一夥賊人，被擄上了馬車。

想到這裡，沈令綦被一聲「四姑娘」喚回了神志。

這是連同二房一起算序齒，而她在沈家這一輩的姑娘當中年紀排第四。

伺候在旁的婢女見她醒了，立刻叫人去請長公主，又斟了盞水，餵她慢慢喝下。

沈令綦剛解了渴就見母親來了，「阿娘……」

趙眉蘭快走幾步，到榻前坐下，拍了拍她的肩，「我的好殷殷，沒事了。」安撫了女兒幾句，她問：「殷殷，昨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妳出行隨從數眾，怎會出

這樣的岔子？」

沈令蓁方才還是淚涔涔的委屈模樣，一聽這話，目光連連閃爍，「是我一時貪玩，走遠了……」

「殷殷！」

沈令蓁被呵斥得肩膀一顫，這才將與薛玠有關的經過如實交代了一遍。

趙眉蘭暗歎一口氣，「那妳後來又是如何脫身的？」

提到這個，沈令蓁驀然抬首，「阿娘，我的救命恩公呢？」

「什麼救命恩公？」

「那名與我一道在山洞中，身披甲衣、頭戴兜鍪的男子。」

當時那擄她的馬車驅得飛快，她嘴裡被塞了棉布，呼天不靈，叫地不應，壓根不知被帶到了什麼天南地北之處，幸而有一位路過的好心人拔刀相助，拚了性命與賊人惡戰一場，這才叫她得以脫身。

但趙眉蘭卻說：「禁軍只在山洞裡尋到妳一人。」

「他傷勢那樣重，能去哪裡呢？」沈令蓁喃喃著，急切握住母親的手，「阿娘，我們得趕緊派人去找找。」

「既是恩人，自然要尋。」趙眉蘭輕拍了拍她的手背以示安撫，指著衣架問：「這披氅便是那人的？」

沈令蓁點點頭，那男子將她救下後，帶她避入山洞，因見她身上衣裙被荊棘磨爛了幾處，便解了披氅給她遮擋。

「妳可認得這位恩人？」

「他頭上兜鍪遮得嚴實，瞧不見臉，聽聲音也不像我認得的人。」

趙眉蘭從袖中取出一塊疊得四四方方的天青色絹帕來，攤給她看，「那這字跡呢？這絹帕是在那件披氅裡找到的。」

沈令蓁探身一瞧，見絹帕左下角用金線繡了一個「愈」字，上方則是兩行墨跡已然發舊的梅花小楷——

玉塞陽關狼煙起，虜騎入河西。春不見，芳草離離。

馬上將軍拍劍去，不破樓蘭不留行。何日曉，吾心殷殷。

「這是女兒的字跡……」沈令蓁默讀一遍，隨即詫異道：「但絕不是女兒所寫！」

趙眉蘭當然知道這不是沈令蓁寫的，這詞上闕提及的「玉塞」和「陽關」是舊時河西一帶的兩道重要關隘，但早在十年前，河西就不是大齊領土，其間關隘也隨之廢棄，如今哪來的狼煙？

再看下闕，不難猜出這是一位暗慕將軍的姑娘所寫，可沈令蓁整日待在深宅大院裡，又從哪結交什麼將軍？不論怎樣推斷，這首詞都不該是女兒的手筆，趙眉蘭之所以多此一問，不過是想確認字跡。

沈令蓁年紀雖小，卻已於書畫一道小有造詣，一手梅花小楷用筆精到，風韻自成一派，連她本人都無法否認，這字跡著實仿得太精妙了些。

沈令蓁百思不解，展開絹帕想瞧瞧別的蛛絲馬跡，翻個面又看到兩行字。

這一組行楷俊秀挺拔，正鋒遒勁而側鋒妍美，入木三分又張弛有度，顯然不是她

的字跡，且墨跡相對方才那兩行也新上不少——

河西洲頭春草綠，經年去，今已萋萋矣。

試問汗青當幾許？何須留取身後名。不若長醉南柯裡，猶將死別作生離，醒也殷殷，夢也殷殷。

沈令綦心頭陡地一震，猛然間覺得眼眶發脹泛酸，像莫名其妙要落下淚來，可這衝動轉瞬即逝，一剎過後便又消散無蹤。

她回過神來，又細細念了一遍詞，想這可能是那位將軍多年後遠征歸來，因已與心上人陰陽永隔，無緣與她當面互通心意，故而在絹帕上留下的回應。

愛不敢言，早早逝去的姑娘和一片丹心報家國，功成名就卻抱憾終身的將軍，這淒苦的風月故事倒叫旁人唏噓——如果詞中不是提到了「萋萋」和「殷殷」這樣的字眼。

沈令綦搖頭道：「阿娘，我再不願出嫁，也不至於與旁人有這樣的私情啊。」再說了，她不是活得好端端的嗎？

「阿娘知道，只是想不通仿妳字跡之人是何用意，若說是構陷妳與人私通，卻也沒有道理。」

「阿娘此話怎講？」

「妳可知那霍家二郎叫什麼？」

「女兒不曾瞭解。」

「其人名留行，表字愈。」

沈令綦再次低頭望向絹帕，那金光熠熠的「愈」字，還有詞中與「殷殷」並列的「留行」二字瞬間映入眼簾。

她怔愣道：「您的意思是，這兩首詞指的……正是我與霍二郎？」

既是正經的未婚夫婿，「私通」一說也就沒有道理了，只是這麼一來，這詞卻變得更講不通。

霍留行少時雖也曾金戈鐵馬，征戰沙場，可還未及問鼎將軍之名，便在十七歲那年於一場北伐戰事中為西羌人俘虜，僥倖逃出生天後廢了兩條腿，此後餘生都須倚靠輪椅度日。

這殘廢了整整十年的人，如今還能當什麼將，領什麼軍？

可若說是十年前，那時沈令綦才幾歲，又懂什麼男女之情？

大費周章地造了塊絹帕，卻講一段胡言亂語的故事，別說少不更事的沈令綦，即便精明老練如趙眉蘭，也猜不透其中玄機。

這一切，恐怕只有找到絹帕的主人才能解惑了。

趙眉蘭轉而問起那人的容貌及穿戴特徵。

沈令綦回想道：「身量相當頎長，高我一頭有餘，若要說特徵……他曾在洞中處理傷勢，我見他鎖骨下方有塊嚇人的舊傷疤。還有，他的佩劍也有些奇特，如此凶煞之物竟雕了蓮紋、鑲了佛珠。」

沈令綦得老天偏寵，天生記憶力過人，但凡過了耳目的輕易便能記住，趙眉蘭便命僕從取來筆墨紙硯，讓她將那人的傷疤形狀及衣著、佩劍樣式一併畫上一畫。

畫一成，趙眉蘭又是一驚。

沈令綦筆下的兜鍪鑲雲龍紋、嵌金鳳翅，頂上綴一隻與那件玄色披氅上一模一樣的矯翼之虎。

這等將家族徽記雕上兜鍪的殊榮，絕不是普通兵卒可享，甚至一般將帥也不能，如此地位已堪與大將軍比肩，可大將軍為武職極峰，位列三公之上，大齊建朝至今始終空缺，真要出了這麼個位極人臣的將軍，趙眉蘭身為長公主怎能不知？這事竟是越發離奇了，趙眉蘭想了想，仔細收攏絹帕和畫像，道：「尋人的事交給阿娘來辦，妳且好生歇養。」

沈令綦喝過湯藥又覺困頓乏力，不久便再次睡下，但這一覺依舊不安生，夢中又重複起昨日經歷來。

斷續破碎的畫面一幕幕閃過，一會兒是顛簸的馬車內，她手脚被縛，聽見車外刀劍相擊的鏗鏘清響；一會兒又是打鬥中套繩被挑斷，馬車俯衝向斷崖，那甲冑披身之人如神兵天降，以血肉之軀拚死抵擋。

轉眼再見荒煙蔓草的山道上沙飛石走，他劍鋒一側，手起刀落，一斬三人，收劍回鞘時卻又放輕動作，溫柔轉首向她，問道：「傷著了嗎？」

夢到這裡，沈令綦冷汗涔涔地醒來，再不敢入眠。

她確實嚇著了，長這麼大連一滴血珠子都沒見過，哪裡受得住一顆顆人頭被劍串成糖葫蘆的模樣，要不是那恩公支撐著她進山，她早在逃奔中跌個暈頭轉向。

沈令綦實在沒臉回想，後來避進山洞，她還吐了個七葷八素，濺了他一身髒汗。也正因如此，她才羞慚不已，見他費勁地處理著腰腹上的刀傷，主動提出幫忙。結果倒好，她竟被那鮮血瀝瀝、皮肉翻捲的傷口嚇昏了過去，以至於後事一概不知，連他的名姓也沒來得及問。

直到天黑，沈令綦也沒盼到恩人消息，倒聽說聖上派人暗查她遭擄一事，現在已大致有了結果，賊人乃是白嬰教的一群信徒。

白嬰教自前朝起就頻頻為禍中土，教中信徒多次煽動民眾揭竿起義，雖遭朝廷屢屢打壓禁止，可這邪教卻如同燒不盡的原上草，數度春風吹又生，從前也曾有過一回拿王公貴女祭天，公然示威皇權的殘暴行徑。

沈令綦一陣膽顫後怕，一時也沒注意到父親進來了。

沈學嶸低咳一聲以示提醒。

她抬起眼，忙道：「阿爹，是有恩公的下落了嗎？」

沈學嶸搖搖頭，「禁軍帶犬搜山，來來回回只搜到進洞那一路痕跡，那人竟像憑空從山洞中消失了。」

「這怎麼能？」

「自然不能，但既是沒見屍首，多半便還活著，往好處想，興許人家這是『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與名』了呢！妳且安心，他們還在繼續找著。」

「那阿玠哥哥還好嗎？」

薛玠私下約見她的事沒瞞住，必定受了長輩責罰。

「這小子皮糙肉厚的，十八道大刑輪番上也不見得如何，關個禁閉、跪個祠堂用妳掛心？還有，妳身邊那個婢女已安排了厚葬，妳也不必太過自責介懷了。」

她沉默片刻，點頭道：「阿爹總說，人要往前看。」

沈學嶸長歎一口氣，「殷殷，我們這次不往前看了。妳這還沒出嫁呢，就已經如此多血雨腥風，往後……阿爹思來想去，還是與聖上說個情，看能不能將這婚期延後一些，拖一時是一時吧。」

雖然擄人一事明面上是白嬰教所為，但沈令綦剛巧在這節骨眼出事，說與婚約毫無干係那是誰也不信的，只是姑娘家被擄，傳揚開來終歸不好聽，沈家又不方便在明面上討說法，所以聖上此次註定對這外甥女有所虧欠。

沈學嶸眼下去說個情，即便無法廢除婚約，至少也能把婚期往後拖一拖。

「阿娘也是這樣想的嗎？」沈令綦卻突然這麼問。

沈學嶸猶疑了一瞬，「妳阿娘只有妳這麼一個孩子，當然也捨不得令妳遠嫁，妳這話從何問起？」

「雖說外人都道這樁婚事是皇舅舅的主意，可我想，皇舅舅與阿娘是一母同胞的兄妹，若不經阿娘首肯，他不會下旨為難我。」

「殷殷……」

「阿爹，我雖身在深閨，不通政事，卻也知聯姻一策無非為了鞏固君臣之誼。皇舅舅籠絡霍氏，必是認為霍氏對朝廷有所助益，阿娘隨皇舅舅一同打下大齊江山，多年來始終心繫社稷，也一直教導我，身為宗室子女當以王朝興亡為己任。這些道理我都曉得，之所以傷心，不過在想，為何非得是我呢？」

說到這裡，她低垂了眼，「但倘使人人都像我這樣想，大齊的河山哪裡還有收復的一天。」

沈令綦還好端端的，沈學嶸卻先老淚縱橫了，「我大齊若是唯有犧牲女兒家才能守牢國土，這河山真該拱手於人了！」

沈令綦飛快地搖了搖頭，「阿爹，那是我過去的狹隘之見，經昨日一場禍事，我已想通了，婚約甫一定下便有賊人按捺不住，足可說明霍氏於朝廷、於皇室的舉足輕重，霍氏將來必受皇舅舅抬舉，我嫁去邊關受苦是一時，享福卻很可能是一世，又怎會是犧牲？您可別一時短視，壞了我的好姻緣！」

這頭話音剛落，屋外窗下響起一聲幾不可察的歎息。

趙眉蘭拿帕子壓了壓泛紅的眼角，隨即恢復了一貫的冷面，悄然離開了。

季嬾嬾攙扶著她，低聲勸慰道：「長公主，二十七年過去了，縱是血海深仇也到了消弭的時候，這世上不缺聰明人，缺的是通透之人，姑娘難得這樣樂天達觀、玲瓏通透，到哪兒都是有福的，又有誰捨得將前塵舊帳記在她的頭上呢？」

「但願吧。」

接下來一陣子，沈令綦日日在府歇養身體，直至受到高太后的召見。

當今太后雖不是皇帝與鎮國長公主的生母，可對沈令綦這個外孫女卻是十分疼

愛，說來比待宮中的公主們還親厚。

高太后此前得知聖上欲將她下嫁的消息，氣得大病一場，至今未能全然康復，沈令綦遭擄一事，自然誰也沒敢上報病中的太后，此番太后召見她，只是如往常一般想念她了。

幸而沈令綦的身子骨已好得差不多，當即應召，去了太后起居的寶慈宮。

因建朝時定都於民房密匝的汴京，大齊的宮城周迴僅五里，遠不如歷史上長安、洛陽的皇宮恢弘廣闊，但建築卻勝在一個「精」字，這宮宇之內，青瑣扣墀、金瓦朱簷，錯落有致的層臺累榭，無一不是秀麗瑰侈。

沈令綦自幼來往於此，對這裡的一花一木都十分熟悉，只是今日瞧著這尋常的景致卻生出不同的情愫來，畢竟過了這一季春，她不知何時才能再回來了。

高太后年事已高，每病一場都傷及根本，這一次又敗了元氣，臉色久不見好轉，見沈令綦到了，原本病懨懨的老太太才算來了精神，立時從雕花靠背椅上坐直身板，眉開眼笑地朝她招手，「殷殷，快到外祖母這兒來！」

沈令綦規規矩矩上前見禮。

高太后遠遠打量著外孫女，越看越歡喜。

剛及笄的小姑娘，雖身段尚未長開，卻隱隱可見幾分婀娜的麗色來，這水杏眼、山月眉、瓊瑤鼻，被欺霜賽雪的玉膚一襯，更惹人心生憐愛。

想到這裡，高太后又犯起了愁，這樣嬌嫩水靈的女娃娃，可怎麼捱得住邊關粗礪的風沙？也不知那霍家的兒郎曉不曉得疼人。

她望著沈令綦歎出一口氣，「來了就好，外祖母還道妳生妳皇舅舅的氣，連帶也不願理我這可憐的外祖母了！」

若非為隱瞞傷情，沈令綦當然不可能這麼些日子都不來寶慈宮一趟。

她當即搖了搖頭，看一眼侍立在四面的宮人，壓低聲道：「殷殷就是連皇舅舅也願意理的，又怎會不願理您？」

高太后被逗得發笑，似乎也覺這些個宮人礙著祖孫倆親近了，抬手揮退了她們。

「我確實有些私話想與外祖母說。」

「那快到外祖母膝上來，好好說一說。」

沈令綦將腦袋輕輕伏上高太后的膝頭，「不是什麼要緊事，只是想問問外祖母，您見過霍二郎嗎？」

「見是見過，不過是很多年前了，怎麼問起這個？」

「眼看出嫁在即，可那霍二郎的性子、長相，還有他家中情形我卻一概不知。問阿娘，她又總是一副諱莫如深的樣子，我就只好來問您了。」

是當真想通了也好，是委曲求全也罷，既然已經做好嫁給霍留行的打算，她難免對這個未來夫婿生出好奇。

高太后笑了笑，「要說性子，外祖母印象中，這孩子從前倒是挺明朗的，但自打十七歲那樁事過後，聽聞含蓄內斂了不少。出了這樣大的變故，人多少總會與過去不一樣。」

沈令綦點點頭，催促道：「那長相呢？外祖母還沒說！」

「說來說去，其實最關心的是這一樣？」高太后眯著眼笑，「妳要關心這個呀，可不必擔心他貌陋。」

「這麼說，霍二郎長得很俊嗎？」

「這孩子腿壞以後，倒是因行動不便沒再來過汴京，但外祖母記得，他少時的模樣是相當俊俏的，他阿爹年輕那會兒也是前朝出了名的美男子，每每出門都要被街上的姑娘送一車的果子鮮花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沈令蓁笑過又憂心忡忡起來，「可他如今日日坐在輪椅上，會不會發了福，養出一身橫肉，早已不復少年模樣？」

高太后食指戳著她前額，笑道：「妳呀，這樣看重皮相，聖賢書都讀到哪裡去了？」

「我是看重內在本事的，像阿玠哥哥那樣弓馬嫻熟的兒郎我就非常欣賞，只是霍二郎腿腳壞了這麼多年，武藝大抵都荒廢了，所以我才問起皮相，想他如果長得俊朗，叫人瞧著賞心悅目，功夫不行倒也罷了。」

「不愛書生愛武生，妳這孩子倒與旁人家的姑娘不大一樣。不過說起妳那表哥，妳與他打小一塊長大，彼此知根知底，論才貌、門第皆是般配，原也到了訂親的時候，卻是有緣無分，可惜了……」

沈令蓁漸漸收斂笑意，耳邊突然迴響起那日桃花谷，薛玠策馬離去前留下的一句質問：「殷殷，妳連爭取都不曾就這麼認了，大約從前也是覺得我這表哥相與著不錯，結為夫妻未嘗不可，卻不是當真心悅於我，也從沒想過非我不嫁吧？」

她默了默，問：「外祖母，這世上男女之間真有非誰不嫁，非誰不娶的情誼嗎？」

「看來我們殷殷尚且情竇未開，這樣也好，也好……」高太后答非所問地歎息一聲，輕輕撫了撫沈令蓁的鬢髮，「外祖母啊，到底不是妳皇舅舅的生母，許多事情有心無力，不能替妳做主，妳且先嫁去慶州，外祖母會再想辦法將妳接回汴京的。」

第二章 離家成親去

轉眼到了三月二十三，親迎之日雖定在四月十七，但汴京與霍家所在的慶州相去甚遠，須先行水路再轉陸路，所以沈令蓁在三月二十三這天一早就得動身了。

送嫁時，沈學嶸淚眼婆娑，指著那連綿十里，望不見頭的嫁妝車馬說：「要不將我也裝進去？」

趙眉蘭聞言，眼風帶刀地掃向他，「那你去問問霍家，肯不肯收了你這糞糠老頭！」

「我在朝雖無實職，好歹爵位傍身，到了慶州，人家怎麼也得說一聲蓬華生輝吧？」沈學嶸說得來勁，最後一把捋起寬袖，「哎，不如我向陛下請旨駐邊，允我們舉家搬去慶州，這年頭，誰還沒點保家衛國的手藝了？」

點妝穿戴完畢的沈令蓁聽著阿爹的胡鬧話，在眼眶裡打轉的淚半道折回，終於破涕為笑。

該說的話，她這幾日都已與父母絮絮說盡，臨到吉時，除了「保重」再別無他言，只最後捱著母親託付了一樁事，「阿娘，我那救命恩公還得您多費心了。」

這些日子，沈家人翻遍了京郊一帶，始終沒找見沈令蓁描述的人，彷彿他真的人間蒸發了一般。

如今沈令綦遠嫁，探究絹帕背後的祕密也好，還那一份恩情也罷，都無法親手去做，只能交給了母親。

得母親一句「放心」，她便在送親隊伍的伴同下離開了英國公府。

貴女出嫁，陣仗自是擺得浩浩蕩蕩，一路旗幡招展，載樂而行。

沈令綦此番的送親長輩身分更是了不得，除了她沈家二房的兄長外，還有一位皇子表哥。

那是聖上的嫡次子，當今太子的親弟弟，這樣金尊玉貴的人被派來跑這麼一趟差事，足以表明聖上對霍沈兩家聯姻的看重。

百姓們也都聽說了這場由嫡皇子送親的婚事，到了時辰齊齊往碼頭趕。

只是天子腳下的熱鬧卻不是那麼容易瞧的，禁軍長槍點地，威嚴開道，半點不容情，人們只能擠在道旁駐足觀望，遠遠地目送新娘子上船。

但即便幕籬將沈令綦從頭到腳遮了個嚴實，也不妨礙眾人從她一回身、一舉步間，瞧出恍若窈窕神女的絕代風華來。

暮春的風恰到好處地拂動她層層疊疊的裙裾，勾得人情不自禁踮起腳尖，扯脖子瞪眼去瞧，這隔著小半里地的渺渺一眼，已然足夠之後半月內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。

孟夏將近，落英滿地，遠行的船隨著漸老的鶯聲，緩緩駛向江心那一片水氣氤氳的朦朧天地。

沈令綦站在船頭甲板上，掀開輕紗一角，回望了一眼車水馬龍、羅綺滿街的汴京城。

她身邊的季嬾嬾勸道：「船頭浪高晃人，姑娘還是隨老奴進去吧。」

汴京人多水性上佳，還不至於被這點浪頭打暈，沈令綦擺手示意無事，直到徹底望不見岸，才忍著淚進了船艙。

季嬾嬾攙著她在艙內坐下，勸慰道：「姑娘不必太過擔憂，長公主特命老奴隨您到慶州去，有老奴在，便是那西北的悍民長了三頭六臂，也絕欺負不到您頭上來！」

一路跋山涉水，送親隊伍在四月十七的黃昏時分抵達了慶州治所慶陽，而前來親迎的人馬早已等在了城門前。

此地靠近大齊邊界，因數十年來幾經戰亂，城垣一度損毀又一度修葺，這縫縫補補的城門絕不能夠說體面。

不過沈令綦眼下無心考究這些，她從小過得本分，別說出遠門，平日裡連太陽都少見，身子因此養得弱不禁風，這次接連行了二十來日的路，疲憊得骨頭都快散架了，此刻正強打著精神坐在車內。

隔著車門，對頭的人瞧不見她，她便偷個小懶，只坐正到六七分。

待臨近城門，車隊減慢了行路速度，馬車外的季嬾嬾移開一道側窗縫，悄聲與她說：「霍二郎親自來了，可見還是有心的。」

聽到這話，沈令綦倒有點意外，原本她都打算好了，想霍留行約莫會請人代為親迎，畢竟坐著輪椅大老遠地跑這一趟著實折騰。

她湊到窗邊，壓低聲問：「嬖嬖瞧著人怎麼樣？」

季嬖嬖不動聲色地遙遙打量了一番輪椅上一身喜服的霍留行，見他雖不良於行，腰背卻筆挺，坐姿也頗有威儀，較京城的貴公子們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便答道：「倒是當得起風度翩翩一說。」

沈令綦之前還真以為天天坐著不動的人該養成了肥頭大耳的模樣，不禁笑道：「嬖嬖看人的眼光向來苛刻，能得妳誇讚，莫不是仙郎下凡？」

「姑娘晚間仔細瞧了便知。」季嬖嬖又朝城門方向望了眼，這回歎出一口氣，「只是可惜……」

這話雖未說全，明眼人卻也都知道可惜的是什麼，但對於這件事，沈令綦早有心理準備，也不掛懷了，腿腳不便的夫婿，正好能安安靜靜過日子不是？

季嬖嬖歎罷將窗闔上，提醒道：「就要到了。」

沈令綦正了正襟袖，坐了回去，這次端正到十分，她為人處事向來遵循「投桃報李」的原則，人家既然勉強身體來了，她也該拿出禮數回敬。

在沈令綦理襟袖的時候，另一頭注視著車隊的霍留行忽然皺了皺眉，與身後僕從說：「前方有處坑窪，叫他們小心著繞開，別驚了新娘子。」

僕從領命打馬前去，不料卻慢了一步，那車輪的軌跡正對著坑窪，陷下去時陡地一震，把剛坐好不久的沈令綦嚇了一跳。

她驚呼著扶上車窗，才穩住身形，頭上鳳冠差點磕到車壁。

前方高頭大馬上的禮部尚書及沈令綦的兄長們齊齊回首，季嬖嬖向他們頷一頷首，示意無礙，訓斥了車夫兩句就叫車繼續前進了。

那前來提醒的霍家僕從騎在馬上，尷尬地進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回頭望向霍留行，見他歎著氣，無奈地搖了搖頭，使了個「回來」的眼色。

車內的沈令綦重新坐好，待馬車在城門口停穩，聽前方傳來幾個男聲，大約是霍留行在與禮部尚書及她的兩位兄長說話，預備先將他們迎入城去。

沈令綦就在車內由婢女服侍著稍作休憩，重整妝容。

片刻後，季嬖嬖叩了叩車壁，「姑娘，霍公子來了。」

照理說，霍留行這個時候是不該來見她的。沈令綦有些訝異，喝了口茶潤嗓，問道：「可是有要緊事？」

她這話本問的是季嬖嬖，卻不料霍留行已經到了跟前，一壁之隔外響起一個男聲，「沒什麼要緊事，只是來問問四姑娘，方才傷著了嗎？」

沈令綦霍然抬首，這個聲音……

她恍了神，一時忘記作答，直到聽見季嬖嬖的提醒才回神，隔著車壁朝外道：「多謝公子關切，我沒事。」

只是先前沒事，現在卻有事了，因為霍留行那句「傷著了嗎」，竟與一個月多前救她於「虎口」的男子所言一模一樣，聲色、音調、語氣、咬字，都如出一轍。

「那好，我先去前頭了。」

沈令綦呆愣著，聽他要去，急急叫住他，「霍公子！」

推輪椅的僕從停下動作，霍留行回過頭來，「我在。」

意識到自己的唐突，沈令綦懊惱地閉了閉眼，壓下快要蹦出嗓子眼的心跳，盡可能平靜地道：「這路不平坦，你也當心。」

霍留行似乎沒想到她會說這個，對著緊閉的馬車門笑了笑，「好。」

人走了，沈令綦的魂也跟著飄遠，行屍走肉似的任左右婢女替她點妝，由著幾個婦人將她接上新轎，一路鑼鼓喧天地把她迎入搭建在霍府西南角，用於行交拜禮的青廬。

身邊熙熙攘攘，人來人往，喊著喜慶的吉祥話，她卻始終沉浸在驚疑之中，這聲是那聲無疑，但這人是那人嗎？當初救她的男子明明武藝蓋世，毫無跛腳的樣子啊。

霍留行已等在堂中，沈令綦跨過門檻，悄悄抬眼，透過遮面的薄紗紈扇瞟向對面輪椅上的男子，仔細辨別著他的身形輪廓。

瞧著似乎也差不多……

吉時到，一旁禮官開始唱禮。

沈令綦隨著唱詞大拜下去，躬身到一半，眼光還黏連在霍留行身上。

她這毫不避諱的視線，別人瞧不見，對面的霍留行卻一清二楚，下拜時，他像是終於忍不住好奇，低低問了她一句，「怎麼一直看著我？」

沈令綦被逮個現行，慌忙移開視線，垂下眼來。

霍留行用只有兩個人能聽到的聲量說，「沒關係，妳繼續看就是了。」

他這一句似笑非笑，說是溫文爾雅，偏又帶了一絲似有若無的狎暱，說是僭越無禮，偏又有幾分嚴肅正派，叫人實在難辨其意。

沈令綦臉頰生燙，趁著禮官高唱贊禮，垂著頭遲疑道：「這會兒不方便，我……我晚些再看……」

霍留行似乎被她實誠的做派逗樂了，笑著說：「那我在席上少吃點酒，儘早回來。」

因男方腿腳不便，婚儀請禮都是從簡了來。

這也正合沈令綦的意，她一身大袖禮衣，搭上雙層的霞帔與龍鳳花釵冠，負累極重，再折騰下去，恐怕真快站不住了。

出了青廬，進到喜房，四下眾人退散，屋裡只留沈令綦從汴京帶來的下人。

婢女們替她除下鳳冠霞帔，摘去多餘釵飾，問她是否用些茶果墊墊肚子。

霍留行去廳堂招待賓客了，哪怕他說了「儘早回來」，有四皇子與禮部尚書這樣的大人物在，酒席一時半會兒也散不了。

沈令綦便安心吃起了茶果，一邊打量著四周。

慶陽此地遠不及汴京繁華，霍府雖在當地是大戶，但這樣的沒落將門也算不上富裕人家，屋內的陳設十分簡單，除了她坐著的這張黃花梨架子床和一旁幾個炕櫃外，目之所及也就一面五扇座屏風，一張搭了三足凳的圓桌和幾方翹頭案，瞧著空蕩冷清，讓她很不習慣。

季嬾嬾猜到她心中所想，說：「等過幾日，老奴差人重新佈置寢間，將這裡拾掇

得有人氣一些。」

沈令蓁搖頭道：「想是為了便利輪椅往來，免去磕碰，才有意減少擺設，嬾嬾切莫只顧我一人。」

「是老奴考慮欠周了。」

沈令蓁嘴裡呷著茶，心中卻藏了事，品出什麼味也渾然不知，片刻後，她問：「嬾嬾，霍公子的腿當真一步都走不得嗎？」

「聽說是這樣。」

「聽誰說？」

「當初霍公子出事後，陛下曾派神醫黃豈前來替他診治，神醫說他撿回一條命已是不易，髀部往下都使不上力了，痛癢知覺也都沒了，這腿實在沒法再站起來。」神醫黃豈傳言是華佗再世，沈令蓁從前在汴京也曾與他有過一面之緣，想來他說不能治就是不能了。

但她仍不死心，再問：「都過去十個年頭了，黃醫仙的醫術就沒有一絲一毫的精進？」

「倒是有的，這不，若換了尋常人，長久不用腿，皮肉早都萎縮了，但黃醫仙想了妙方，將針灸之術和藥浴之法的絕學傳授給霍家人，叫他們養著霍公子的兩條腿，這麼些年來，總算不至於沒了樣，不過按說，腿腳是越壞越透，越不使就越不能使，過去多年又重新好起來的，當是極少。」

也就是說，要痊癒是不太可能了。沈令蓁洩氣地點了點頭，那大概只是聲音相像吧。

季嬾嬾看她形容疲倦，勸道：「姑娘不如和衣歇一覺，等姑爺來了，老奴再叫醒您。」

沈令蓁原還打算撐一撐眼皮，但一想到餘下的合巹與圓房兩道禮，擔心此刻勉強，稍後反倒精力不濟，便點了點頭，「那嬾嬾一定及時叫醒我，可別失了禮數。」下嫁有下嫁的好，沈令蓁顯貴的出身擺在這裡，即便欠些禮數，霍家又哪裡會指摘她的錯處，不過季嬾嬾還是應承道：「姑娘安心。」

沈令蓁一沾枕就不省人事了。

季嬾嬾差人瞧著院裡動靜，卻因初來乍到，不熟悉霍府環境，沒料到霍留行走的不是正門，而是專為便利輪椅通行所建，特意未設門檻與臺階的偏門，因此慢了一步。

霍留行到了廊廡下，季嬾嬾才匆匆迎上去，告了個罪，表示由自己先進去叫醒沈令蓁。

「嬾嬾多禮了，她這一路舟車勞頓，我也很是體諒心疼。」霍留行和煦一笑，在季嬾嬾入裡後，搖著輪椅跟進了臥房，轉過屏風，一眼瞧見側臥在榻的沈令蓁。她整個人蜷縮成一團，眉頭緊蹙，額間泌著密密細汗，好像在作不好的夢，一雙蔥白玉手牢牢扒著被衾一角，看上去可憐兮兮的，瞧著有點像……他小時候撿回府的那隻獅子狗。

季嬾嬾彎下身，輕輕喚了沈令蓁兩聲，她驀然驚醒，一睜眼就對上霍留行投來的

目光。

倘若沈令蓁此刻神志清明，或許會發現這道目光半是陰鷲的打量，半是淡漠的審視，絕談不上友善，偏她還未醒神，只迷迷糊糊地瞧著他，而他眼中的敵意一閃即逝，再等細看便不明白了。

見沈令蓁似乎在奇怪來人是誰，季嬾嬾在旁小聲提醒，「姑娘，是姑爺來了。」她這才回過神，慌忙爬起來，摸索著去找紈扇，按規矩，她該舉著紈扇等霍留行進來，由他行「卻扇」之禮的。

可她剛摸著扇柄，霍留行卻笑著擺了擺手，「繁文縟節，何必拘泥？」他來到腳踏前，微微傾身，關切道：「剛才魘著了？」

沈令蓁稍稍一滯，眼前的男子眉目俊秀，容儀清雅，被一身正紅的喜服襯得面若傅粉，瞧上去與西北地界眾多粗獷的兒郎氣質迥異。

他這麼看著她，忽然讓她想起質地純正的羊脂美玉，溫潤細膩，不張揚卻精光內蘊。

興許是他靠得太近了，酒氣入鼻，沈令蓁不由得緊張起來，攥著紈扇的手使勁一緊，小聲答道：「是作了個噩夢。」

應該是因為霍留行叫她記起了救命恩公，方才入眠時，她又夢見了凶險重重的那天。

霍留行看了眼她無處安放的手，溫聲道：「那先去沐浴洗漱緩一緩。」

她點點頭，又搖搖頭，「我還沒同夫君喝合巹酒。」

「妳剛發了汗，喝涼酒傷身，我們晚些再行合巹禮。」

「多謝夫君體恤，那就有勞夫君等一等我了。」

「無妨，去吧。」

霍留行像是沒打算迴避，就在近處注視著她動作。

沈令蓁被瞧得不好意思，局促地掀開被衾，見他的目光跟著落向她未著鞋履，只套了丫頭襪的腳上，像被什麼燙著了似的，一下子又縮回被窩。

霍留行一愣之下笑了起來，將輪椅轉了個向，背過身去。

沈令蓁這才搭著嬾嬾的手腕，輕手輕腳地下了榻，悄悄看他一眼，又看他一眼。

霍留行的後腦杓自然沒長眼睛，可正前方翹頭案上的一面銅鏡，卻將她充滿探究意味的目光通通納入了他眼底。

他緩緩眨了眨眼，抬起拇指，若有所思地撫了撫下唇。

沈令蓁沐浴後換了一身輕薄的煙粉色齊胸襦裙，從淨房回來時，見霍留行也已拾掇完畢，穿著寬大的白色中衣，坐在窗邊就著燈燭翻閱一卷佛經，另一隻手慢悠悠地撥弄著一串菩提子念珠。

屋裡隱約漂浮著一股藥香氣，有些苦，但不難聞，想是他剛泡過藥浴。

聽見沈令蓁進門的動靜，霍留行慢條斯理地擱下書卷，朝一旁僕役吩咐，「都下去吧，夜裡不必留人伺候。」

屋內眼下有四名下人，這個「都」字用得含糊。

他話音一落，原本伺候他的兩個立刻應聲離開，但從沈府來的，跟在沈令綦身後的兩個卻垂著頭沒有動。

沈令綦覺得有點尷尬，下人們奉了阿爹的命令，對傳言中有些凶悍的西北霍家人有所戒備，即便入了霍府也只聽從她一人調派差遣。

但到目前為止，她這位夫君言語行止皆無可挑剔，與「凶悍」二字全然搭不上邊，對她更是關懷備至，如此駁了他的面子，倒顯得沈家仗勢欺人了。

「妳們也下去吧。」沈令綦朝後添了一句。

兩名婢女這才退了出去，只是也沒走多遠，就站守在一門之隔的外間。

沈令綦斟酌著說些什麼緩和氣氛，霍留行卻善體人意地解了她的圍。

「來。」他朝她招了招手，依舊笑得溫和，好像一點都沒有在意方才的插曲。

沈令綦走上前去，見他面前的几案上擺放了各式胡桃木製的碗碟盤盞與酒爵。

胡桃又稱「百歲子」，象徵的是吉祥安康，百年好合。

他拿起酒爵，親手往裡斟合盞酒，一邊說：「這酒有些苦，妳抿一口圖個寓意就好。」

沈令綦曾在書上讀過，說合盞酒是苦酒，寓意夫妻二人從此風雨同舟，患難與共。當下她便擺手道：「我不怕苦。」

霍留行似乎不大相信，將酒爵遞給她時微微揚了揚眉，待與她把臂飲酒，果然見她忍不住蹙起了眉頭，吞嚥得費勁。

擱下酒爵，他抬起一根食指，輕輕點了點她緊皺的眉心，笑著質疑道：「不怕苦？」

沈令綦因他突然的親近倏爾抬頭，瞧見他近在咫尺的一雙眼睛，不由得一怔，如果說聲音相似是巧合，那麼連眼睛也很相像呢？

當初那位恩公的兜鍪只露了一雙眼，她因此格外留意過，如今回憶起來，與面前這雙溫情脈脈的桃花眼幾乎一般無二。

沈令綦再次陷入了懷疑，一眨也不眨地盯著霍留行。

「怎麼了？」他問。

「我看夫君有些面熟，好像在哪兒見過。」

「想是在汴京吧，我十五歲以前隨父親入過幾次宮，與不少世家大族的孩子打過照面，或許妳也在其中。不過妳那時還小，竟留了印象嗎？」

那時沈令綦才三歲，確實沒什麼印象了，她關心的也不是童年的事。

她問：「那夫君之後就再沒去過汴京了嗎？」

霍留行點點頭，「我十五歲從軍，之後兩年一直輾轉於戰場，至於十七歲以後……」

他垂眼淡笑，「這腿哪還出得了遠門。」

戳人傷處並非沈令綦的初衷，既已得到他的親口確認，她也就不再追問了，歉意道：「是我唐突了。」

「無妨。」霍留行的語氣依然和悅，目光卻緊盯著她的神情，像要從中瞧出什麼端倪來，「只是聽妳意思，還在別處見過我？」

沈令綦立刻搖了搖頭，她遭擄一事傳出去多少惹人遐想，有損名聲，既然家裡費心費力地對外隱瞞了，霍留行也不是她的救命恩公，那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還

是不與他說明為好。

她說：「也許就是小時候留的印象吧。」

霍留行也沒再多問，點點頭，一指床榻，「去那兒吧。」

「夫君要歇下了嗎？」

「是該圓房了，妳不暈？」

「我……我還挺精神的……」

霍留行又笑了起來，只是這回不是單純的溫煦，沈令綦看了，覺得他似乎有幾分逗弄她的意思。

她羞惱道：「你笑什麼？」

「笑妳臉皮薄成這樣，一會兒該怎麼辦。」霍留行收起笑意，微蹙著眉，像是有些頭疼，「此前可有人教過妳如何圓房？」

「不曾。」

沈令綦曾見二房的姊姊在出嫁前跟著嬪嬪學東學西，但輪著她備嫁，日子卻過得相當清閒。

她問起此事時，阿爹氣鼓鼓地說：「我家的姑娘用不著學那些伺候人的本事，就這麼嫁過去，已是霍家二郎八十輩子也修不來的福分！」

她對此懵懵懂懂的，只大約知道圓房是男女間同床共枕的親密事。

第三章 拜見婆母險遭砸

霍留行露出為難的神色。

沈令綦試探道：「你也不會嗎？」

「好歹長妳這麼些年，總歸比妳懂得多，只是我這情形比較特殊，單是我懂應當不管用。」

「那夫君教我吧，我先跟著學一學。」

雖不通人事，但光知道須同床共枕也夠姑娘家羞了，何況沈令綦與霍留行才相識短短半日不到，她這是有意拖延上榻的時辰，想再多說說話，好與他相熟一些。但霍留行卻曉得，這事不是紙上談兵能學好的，他失笑道：「恐怕不行，真要學，妳得跟我到榻上去。」

沈令綦的臉倏地一下燒起了紅暈。

「那……」她支支吾吾地看了他半晌，心想這到底是天經地義之事，左不過早一刻晚一刻的分別，於是眼一閉心一橫，道：「那就……」

「過些日子吧。」霍留行卻打斷她，慢慢摩挲著指尖，像在思索著什麼，「我腿腳不便，還得妳多出力，但妳對此一竅不通，又這樣怕羞，讓妳當下主動來做此事，豈不是為難妳？不如等過陣子妳我二人相熟以後再行這周公之禮。父親、母親要是問起，我會同他們好好解釋的。」

這一番話字字句句皆是體恤，沈令綦又要道謝，「多謝夫君替我著想。」

「與我生分什麼？我如今已是妳的夫君，憐惜妳是理所應當，我知妳遠嫁來此必然百般委屈，我若不能夠好好待妳，妳該多傷心。」

「雖然惦念汴京親朋，但我覺得夫君是個好人，我在這兒不委屈。」

「這樣就是好人了？」

「難道夫君是惡人嗎？」

霍留行俯了俯身，溫情脈脈地瞧著她，出口卻一字一頓道：「倒也……說不定。」沈令綦心頭不明不白地一跳，被他語氣中隱晦地寒涼之意激得朝後躲去，下一瞬卻見他笑得開懷又坦蕩。

「逗妳的，當真了？」他搖著輪椅到床榻前，一努下巴，「好了，來這，把鞋襪脫了。」

沈令綦還沒從方才那一剎的驚顫中緩過勁來，留在原地沒動，「是要做什麼？」

「替妳治夢魘，方才不是作噩夢了嗎？」

她「哦」了一聲，稀裡糊塗地坐過去，猶豫著褪下鞋襪，剛要問該如何治，忽覺腳踝一熱，是他的掌心覆住了她的腳踝。

沈令綦一駭，立刻把腳往回縮。

霍留行鬆了鬆手，笑道：「別怕，只是摠一摠商丘與三陰交兩處穴位。」說著重新握住了她的腳踝。

沈令綦這回沒再躲，卻仍不太自在，肩膀和胳膊都僵硬地憋著勁，連帶呼吸也屏住了，垂頭注視著那隻骨節分明的手，看他拿拇指一下下，力道勻稱地揉按她的腳踝內側，如同一位心無旁騖的醫者，這才稍稍放鬆了些。

畢竟是從小受慣人伺候的，倒也沒再一直拘謹著，她問：「看夫君手法嫻熟，是曾習過醫術嗎？」

「久病成醫罷了。」他搖搖頭，把手上移幾寸，換到她的小腿內側。

這位置讓沈令綦癢得打了個顫。

「怕癢？」他停了停，抬頭問。

她點點頭，以為他會體貼撒手，卻見他很快低頭繼續了按壓起來，「習慣就好，不是一兩日便能見效的，往後我時常替妳摠一摠，夜裡才有好眠。」

他這麼溫柔地承諾著，令沈令綦忘了癢，卻又覺得熱了，臉上一陣陣地發燙，後背也隱隱有要冒汗的徵兆，她便拿手背壓了壓酡紅的面頰。

霍留行再次抬頭，笑道：「方才也沒叫妳多喝，這就上頭了？」

沈令綦才意識到原來是酒勁，她說：「我從前從未沾過酒，這就是人家說的吃醉了嗎？」

「醉倒不至於，不過看妳這模樣，再喝兩口也差不離了。」他笑著搖頭，「以後可不敢給妳碰酒了。」

但也多虧了這口酒，沈令綦很快變得暈暈乎乎，過後兩人同床共衾，並枕躺下時，連拘束也沒來得及，很快便沉沉入了夢鄉。

一夜安眠，清晨睜開眼，榻側已無人，天光卻大亮了，沈令綦心裡咯噔一下，朝簾外喚道：「嬈嬈，幾時了？」

季嬈嬈應聲入裡，「少夫人，卯正了。」親迎禮成，下人們改了稱呼，「姑爺說您連日辛勞，現下正是渴睡時辰，命老奴晚些叫醒您。」

沈令綦掀開被褥，匆匆下榻，「這日子怎麼能晚？」

新婦入府，次日一早該去給長輩奉茶的。

季嬾嬾拿來早已備妥的衣物，解釋道：「定邊軍那處不安生，大人連夜北上，人早已不在府中。」

定邊軍較慶州更靠近西羌，是大齊邊關真正的軍事重地。

霍留行的父親時任定邊軍節度使，一年到頭本就沒多少日子待在慶陽家中，雖說在前朝堪稱「土皇帝」的節度使一職在大齊一再被削弱，如今軍政大權已被剝了個乾淨，地位全然不比從前，但苦活累活卻一點沒減，這樣的奔波勞碌是時常有的事。

「那婆母總是在的。」沈令綦說。

「夫人有早起練武的習慣，這會兒還在演武場呢，您去了也見不著人。」

那倒難怪霍留行不著急了。沈令綦心不在焉地想著邊關不知是何等情形，待穿戴洗漱完畢，恰見霍留行打簾進來。

他穿了一身天青色竹葉紋直裾，玉冠束髮，坐在輪椅上遠遠地笑看著婢女替她挽髻。

沈令綦透過銅鏡瞧見他，想到這是昨夜與自己同床而眠的人，一時間有些不自在，但轉而思及正事，又收斂了這點小家子念想，偏頭問他，「夫君，邊關可是起了戰事？」

霍留行搖搖頭，「是西羌南方鹽、洪兩州爆發了旱災。」

沈令綦神色凝重地點點頭，看上去有些擔心。

這別邦兩州的旱情，為何危急大齊邊境，霍留行其實還未將前因後果說盡，但見她如此神情，顯然已在一瞬間全數領悟。他意外道：「妳有見解？不妨說說看。」這語氣，倒像沈家私塾裡常常考問沈令綦的老先生。

她回過神來，搖搖頭示意沒什麼，答話也像個乖巧的學生，「我一介深閨女流，不敢妄議政事。」

霍留行一聽，也就沒有勉強，「那就不操心這些了。」

他在旁耐心地等，沈令綦吩咐婢女手腳麻利些，待髮髻挽好，便與他一道出了院子，去給練武歸來的霍夫人奉茶。

沈令綦昨夜舉著紈扇被迎進來，沒能瞧清府邸的模樣，現下在敞亮的天光裡終於看了個分明。

三進的院子，長廊廣廡，空闊有餘，只是與臥房一樣陳設極少，相比汴京家宅奢麗的裝點，這裡少了花哨，至多可見色澤單一的木雕飾，秀致卻也清冷。

屋簷下，僕役在後頭推著霍留行，她則跟在旁側一路細看。

留意到她的目光，霍留行笑著說：「不比沈府富麗堂皇，但這裡地廣人稀，宅院之大也是尋常汴京人家不可比擬，一會兒閒下來，我帶妳瞧瞧家裡的演武場。」

沈令綦笑了起來，「好啊，我還從沒去過這樣的地方。」

霍留行偏頭瞧了瞧她，畢竟是前不久才及笄的小姑娘，著實嫁得早了些，此刻面上孩子氣的歡喜，與一身直領對襟襖子配高髻的婦人扮相真是十二分的不相稱。

「夫君這樣看我，可是我哪裡穿戴錯了？」

「瞧著似乎是錯了，活像半大孩子偷穿了娘親的衣裳。」

「這也是沒辦法的事，」沈令綦發了窘，「誰叫我嫁給了夫君……」她因為能去演武場觀摩心緒大好，一鬆懈，不小心便將腹誹的話說出了口。

霍留行一怔之下笑出聲來，「聽起來倒成了我的不是，那妳日後還做從前的裝扮就是。」

然而她卻嚴肅地搖頭，「這不合規矩。」

「妳去了外頭，自然該守通俗的規矩，但在霍府，我的話就是規矩。」

沈令綦忍不住側目看了看他，這氣度真不像在輪椅上坐了十年的病弱之人。

她先前聽皇外祖母說，霍氏一門在前朝三代為將，代代人傑輩出，霍留行少時也曾因戰功名揚大齊，昨夜見他氣質溫潤如玉，根本瞧不出曾與戎馬為伍，她還道是老太太誇大其詞，這下看來，此言倒是不虛。

她有些動容地道：「那就聽夫君的，不過我此行攜帶的衣裳大多都是婦人裝扮。」

「改日帶妳去裁新衣，我有兩個妹妹，一個十七歲、一個十歲，到時妳們可以一同結伴上街。」

話音剛落，上方屋頂驀然傳來一陣由遠及近，骨碌碌的清脆響動，不過瞬息之間，霍留行一把將沈令綦扯離簷下，她身後跟著的兩名婢女一個扶穩她，一個手一揚，牢牢接住從天而降的一個空酒罈。

沈令綦連驚呼都沒來得及變故就已然過去，待瞧清楚原本要砸自己一腳背的酒罈子，臉一下白得毫無血色。

兩名婢女面露慍色，要不是顧忌霍留行這個姑爺，當即就要朝上喝問了。

推輪椅的僕役也是驚訝萬分，急急停下。

霍留行臉上更像結了層寒霜，先問沈令綦有沒有事，見她搖頭示意無礙，又朝身後道：「空青，去看看。」

叫空青的僕役立馬繞出去朝上張望，為難地回稟道：「少爺，是大姑娘在上頭，恐怕是昨夜喜宴上喝多了，看起來醉得不清，在屋脊上趴著呢……」

「胡鬧！」霍留行低叱一聲，「叫人『請』大姑娘下來，拿茶水『伺候』清醒了，『送』到前廳向少夫人賠罪。」

這是他頭回在沈令綦面前動怒，聽來客客氣氣的用詞，卻像挾了風、帶了雨。

可沈令綦想著這位「大姑娘」應該就是霍留行那個十七歲的妹妹，無意一進門就鬧得如此不愉快，便說：「酒醉之人無心之過，無妨的。」

霍留行沒應，只將她拉到自己另一側，「妳走裡邊。」觸碰到她冰涼的掌心，又皺了皺眉，「嚇壞了？還是回房歇著吧，母親那裡我去打個招呼就行。」

她卻搖頭道：「我不礙事。」

一旁，有下人先一步到前廳，與霍夫人俞宛江細細稟明了這齣首尾。

沈令綦前去行禮奉茶時，俞宛江拿出一個沉甸甸的紫檀木首飾盒，說是見面禮，歎著氣道：「好孩子，讓妳受驚了。舒儀平日裡恣意慣了，行事沒個章法，怪我這為娘的教女無方，叫她今日險些釀成大禍。」說著又轉向霍留行，「留行，母

親代舒儀向你們二人賠個不是，今次如何罰她，你做主。」

俞宛江這說辭實在生疏得古怪，旁人乍一聽怕得一頭霧水，但沈令蓁在來之前向皇外祖母打聽過霍家的情況，大致曉得背後的緣由。

霍留行的生母和大哥早在多年前都已過世了，俞氏是他的繼母，是帶著與前夫所生的兩個女兒改嫁到霍府的，之後便再無所出。

俞宛江笑著握住沈令蓁的手，又關切了幾個來回，問她昨夜睡得是否安穩，有沒有什麼不習慣的地方。

她一一答了，想起霍留行剛剛說要叫霍舒儀來前廳賠罪，怕姑娘家大庭廣眾之下抹不開面子，趁她沒來，便先一步做出疲憊之態。

俞宛江便道：「妳這一路遠道而來實在辛苦，多歇著些，稍後還得與留行一道去送妳兩位兄長，趕緊用早餐吧。」

沈令蓁順勢告退，看了霍留行一眼，見他微笑道：「妳先去，我與母親說幾句話。」她便點頭離開了。

待前廳的人散了個乾淨，霍留行的臉色就不太好看了。

俞宛江見他如此神色，猜測道：「留行，方才那酒罈子可是舒儀有意所為？」

霍留行點了點頭，以他耳力，早就聽出屋頂有人，猜到了究竟，所以才特意與沈令蓁提起霍舒儀，暗示這個妹妹不要輕舉妄動。

「實在是太不像話了！」俞宛江歎了口氣，「聖心難測，鎮國長公主也不是簡單的角色，這樁御賜的婚事，背後絕不單純，如今家裡來了這麼多外人，沈氏的為人又暫且未參透，我們是處處都得小心，她卻頭天就闖下這樣的大禍！留行，母親讓你罰她，不是在沈氏面前作戲，而是發自真心。舒儀這性子該好好磨磨，倘有行差踏錯，恐要壞了大局。你若擔心她再生禍端，母親將她送去城外君仙觀，你看如何？」

霍留行搖頭道：「此事再議，您暫時不必有多的動作。」

俞宛江點頭，沉默片刻才道：「那母親就不多管了，只是還要問你一句，昨夜你同沈氏……」

「沒有圓房，今後也不會有。」霍留行望著窗櫺，淡淡眨了眨眼，「您放心，這夫妻之道我自有分寸。」說罷便告退離開，回了院子。

他剛進書房，一名身穿勁裝短打的男子上前來，向他拱了拱手，「少爺，小人連夜查了查，少夫人出嫁前除了入宮，幾乎是大門不出，二門不邁，更遑論離開過汴京城，想來說您眼熟只是巧合，不是當真在哪兒見過您。」

霍留行點點頭，見他似乎還有話說，努努下巴示意他講。

「不過小人發現一事有些古怪，一個月多前，少夫人曾隨英國公到桃花谷遊玩，當日沈家與薛家都派出不少府衛，到了夜裡，宮中禁軍也曾出動一批，不知是否出了什麼事，少爺覺得，可有必要繼續深入查探？」

霍留行默了默，搖頭道：「京中的探子都用在刀刃上，一個小姑娘罷了，不必太過上心。」